

# 洪州百丈山大智禅师语录

卍新续藏第 69 册 No. 1322

师，讳怀海，福州长乐人也，俗姓王氏。卅岁离尘，三学该练，属大寂阐化江西，乃倾心依附，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，同号入室。时三大士，为角立焉。师侍马祖行次，见一羣野鸭飞过。祖曰：“是甚么？”

师曰：“野鸭子。”

祖曰：“甚处去也。”

师曰：“飞过去也。”

祖遂回头，将师鼻一擗，负痛失声。祖曰：“又道飞过去也。”师于言下有省，却归侍者寮，哀哀大哭。

同事问曰：“汝忆父母邪？”

师曰：“无。”

曰：“被人骂邪？”

师曰：“无。”

曰：“哭作甚么？”

师曰：“我鼻孔被大师擗得痛不彻。”

同事曰：“有甚因缘不契？”

师曰：“汝问取和尚去。”

同事问大师曰：“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？在寮中哭。告和尚为某甲说。”

大师曰：“是伊会也，汝自问取他。”

同事归寮曰：“和尚道，汝会也。令我自问汝。”师乃呵呵大笑。

同事曰：“适来哭。如今为甚却笑？”

师曰：“适来哭，如今笑。”同事罔然。

次日，马祖升堂，众纔集，师出，卷却席，祖便下座。师随至方丈。祖曰：“我适来未曾说话，汝为甚便卷却席。”

师曰：“昨日被和尚搥得鼻头痛。”

祖曰：“汝昨日向甚处留心？”

师曰：“鼻头今日又不痛也。”

祖曰：“汝深明昨日事。”师作礼而退。

(一本。作马祖云：“你什么处去来？”昨日偶有出入，不及参随。马祖喝一喝，师便出去。)

师再参侍立次。祖目视绳床角拂子。师曰：“即此用离此用。”

祖曰：“汝向后开两片皮，将何为人？”师取拂子竖起。

祖曰：“即此用离此用。”师挂拂子于旧处，祖振威一喝，师直得三日耳聋。自此雷音将震，檀信请于洪州新吴界，住大雄山，以居处岩峦峻极，故号百丈。既处之，未期朞月，参玄之宾，四方麇至，汾山、黄檗当其首。

黄檗到师处。一日辞云：“欲礼拜马祖去。”

师云：“马祖已迁化也。”

檗云：“未审，马祖有何言句？”师遂举再参马祖竖拂因缘言：“佛法不是小事，老僧当时被因马大师一喝，直得三日耳聋。”檗闻举，不觉吐舌。

师云：“子已后莫承嗣马祖去么？”

檗云：“不然！今日因师举，得见马祖大机之用，然且不识马祖，若嗣马祖，已后丧我儿孙。”

师曰：“如是如是，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；见过于师，方堪传授，子甚有超师之见！”

后泐山问仰山：“百丈再参马祖竖拂因缘，此二尊宿意旨如何？”

仰山云：“此是显大机之用。”

泐山云：“马祖出八十四人，善知识！几人得大机？几人得大用？”

仰山云：“百丈得大机；黄檗得大用。余者尽是唱道之师。”

泐山云：“如是！如是！”

马祖一日问师：“甚么处来？”

师云：“山后来。”

祖云：“还逢着一人么？”

师云：“不逢着。”

祖云：“为甚么不逢着？”

师云：“若逢着，即举似和尚。”

祖云：“甚么处得这个消息来？”

师云：“某甲罪过。”

祖云：“却是老僧罪过。”

上堂，云：“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，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奇特事？”

师云：“独坐大雄山。”僧礼拜，师便打。

西堂问师：“你向后作么生开示于人？”师以手卷舒两过。堂云：“更作么生？”师以手点头三下。

马祖令人持书，并酱三瓮与师。师令排向法堂前，乃上堂，众纔集。师以拄杖指酱瓮云：“道得即不打破，道不得即打破。”众无语，师便打破，归方丈。

有一僧哭入法堂。师云：“作什么？”僧云：“父母俱丧，请师拣日。”师云：“明日一时埋却。”

问：“依经解义，三世佛冤；离经一字，如同魔说时如何？”

师云：“固守动静，三世佛冤，此外别求，如同魔说。”

师有时说法竟，大众下堂，乃召之，大众回首。师云：“是甚么？”

师因普请开田回，问运阁梨，开田不易。槩云：“众僧作务。”

师云：“有烦道用。”

檍云：“争敢辞劳。”

师云：“开得多少田。”檍作锄田势，师便喝，檍掩耳而出。

师问黄檍：“甚处来？”

檍云：“山下采菌子来。”

师云：“山下有一虎子，汝还见么？”檍便作虎声，师于腰下取斧，作斫势，檍约住便掌。师至晚上堂云：“大众！山下有一虎子，汝等诸人，出入好看，老僧今朝亲遭一口。”后，泐山问仰山：“黄檍虎话作么生？”

仰山云：“和尚如何？”

泐山云：“百丈当时便合一斧斫杀，因什么到如此？”

仰山云：“不然。”

泐山云：“子又作么生？”

仰山云：“不唯骑虎头，亦解把虎尾。”

泐山云：“寂子，甚有险崖之句。”

师每日上堂，常有一老人听法，随众散去。一日不去，师乃问：“立者何人？”

老人云：“某甲于过去迦叶佛时，曾住此山。有学人问：『大修行人，还落因果也无？』对云：『不落因果。』堕在野狐身，今请和尚代一转语。”

师云：“汝但问。”

老人便问：“大修行底人，还落因果也无？”

师云：“不昧因果。”老人于言下大悟，告辞师云：『某甲已免野狐身，住在山后，乞依亡僧烧送。』”师令维那白槌告众：“斋后普请送亡僧。”大众不能详，师领众至山后岩下，以杖挑出一死狐，乃依法火葬。至晚参，师举前因缘次。黄檗便问：“古人错对一转语，落在野狐身；今日转转不错是如何？”

师云：“近前来，向汝道？”黄檗近前，打师一掌，师拍手笑云：“将谓胡须赤，更有赤须胡。”

时，泐山在会下作典座。司马头陀举野狐话问：“典座作么生？”典座以手撼门扇三下。司马云：“太羸生。”典座云：“佛法不是这个道理。”后泐山举黄檗问野狐话，问仰山。仰山云：“黄檗常用此机。”泐山云：“汝道，天生得，从人得。”仰山云：“亦是禀受师承，亦是自宗通。”泐山云：“如是！如是！”

黄檗问：“从上古人以何法施人？”师良久未语。黄檗云：“后代儿孙将何传授？”师云：“将谓你这汉，是个人。”便归方丈。

师与泐山作务次。师问：“有火也无？”泐山云：“有。”师云：“在什么处？”泐山把一茎柴，吹过与师。师接过云：“如虫蚀木。”

因普请锄地次。有僧闻鼓声，举起锄头，大笑归去。师云：“俊哉，此是观音入理之门。”后唤其僧问：“你今日见甚道理？”云：“某甲早晨未吃粥，闻鼓声归吃饭。”师乃呵呵大笑。

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师云：“汝是阿谁？”云：“某甲。”师云：“汝识某甲否？”云：“分明个。”师竖起拂子问：“汝见拂子否。”云：“见。”师乃不语。

师令僧去章敬处，见伊上堂说法，你便展开坐具礼拜。起将一只鞋，以袖拂却上尘，倒头覆下。其僧到章敬，一依师旨。章敬云：“老僧罪过。”

洵山、五峯、云岩侍立次。师问洵山：“并却咽喉唇吻，速道将来？”

洵山云：“某甲道不得，请和尚道。”

师曰：“不辞向汝道，恐已后丧我儿孙。”又问五峯。

峯云：“和尚亦须并却。”

师云：“无人处斫额望汝。”又问云岩。

岩云：“某甲有道处，请和尚举。”

师云：“并却咽喉唇吻，速道将来。”

岩云：“师今有也未。”

师云：“丧儿孙。”

上堂，谓众云：“我要一人去，传语西堂和尚，阿谁去得？”

五峯云：“某甲去得。”

师云：“汝作么生传语？”

峯云：“待见西堂即道。”

师云：“见后道什么？”

峯云：“却来举似和尚。”

因僧问西堂：“有问有答，即且置；无问无答时如何？”

堂云：“怕烂却那。”师闻举，乃曰：“从来疑这个老兄。”云请和尚道。师曰：“一合相不可得。”

师谓众曰：“有一人长不吃饭不道饥，有一人终日吃饭不道饱。”众无对。

云岩问：“和尚，每日区区为阿谁？”师曰：“有一人要。”岩云：“因什么不教伊自作？”师曰：“他无家活。”

师童年之时，随母入寺拜佛，指尊像问母：“此是何物？”母云：“是佛。”童云：“形容似人无异？”我后亦当作焉。

师凡作务执劳，必先于众，众皆不忍，蚤收作具，而请息之。师云：“吾无德，争合劳于人。”师既徧求作具不获，而亦忘食。故有『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』之言。流播寰宇矣。

师于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示寂，春秋九十五。长庆元年，勅谥大智禅师，塔曰大胜宝轮。